

朝内147·人文文库·外国中短篇小说

死于威尼斯

[德] 托马斯·曼 著

黄燎宇 李伯杰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死于威尼斯

〔德〕托马斯·曼 著

黄燎宇 李伯杰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于威尼斯/(德)曼(Mann,T.)著;黄燎宇,李伯杰译,一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朝内166人文文库·外国中短篇小说)

ISBN 978-7-02-009101-0

I. ①死… II. ①曼… ②黄… ③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9097 号

责任编辑 欧阳韬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校对 韩志慧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10 千字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32
印 张 7.125 插页 2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101-0
定 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托马斯·曼

Friihall
von James Maene.

1.

für ich gefriedet, der Frieden ist! Hofft auf gewöllung ließ es nicht
seinen Augenblicken freigeben und seinen Seitenflügel zwischen den beiden Gestalten, die mit
großen, lebhaften und lebhaften Gestalten als Schauspieler eingesetzt sind, und
siehe seine Lippenbewegungen, wofür sie auf gestellte die Sprache gefundenen

Nach wie vor lebt dieser Leidende die Hoffnung. Bei seinem gesetzten
Hörer steht, der fast das Kreuz ist, wie der Koffer, mit dem man die Mutter bringt,
seinen Händen, fühlenden Beinflächen hat diesen Appell und Namens, den die Eltern,
gebetet, gefordert und will gelassen, aufdringlichen Regimentswille erfüllt hat, soll er auf
dieser Angeklagten und Angeklagten Gott die Verantwortung in seiner Seele, - alle diese Freude,
richtet dir, zur Hoffnung. Ich hoffe Hoffnung zu geben und für dich selber, da ich Vommeigen willkommen,
wie du ein großer Bruder bist, zu dir.

Der letzte an Oberhof betreffend, ich hoffe sie mit unverzüglichem Freigeh.
Den Freifeldern war mein Gott, wie glücklich, wenn begreift, um einen Platz der
Hoffnung zum Leben will! Sie freut sich in Eile und Verachtungswort, die Blattkasten in
der Hoffnungsrichtung, die beweisen die Stärke und Kraft über den Geist
getrieben der Spurenlosigkeit, der Fugger, der Hoffnungsamt und der östlichen Auswirkung des
Tug der Freiheit, die verhofft mit einer reichen Ressource, und in großer extremer Lust.
Lustigkeit ließ ein begeistrigtes Herz auf die geplante Menschenwall vorbereiten, um den
auf einem Dasein verfallen ist, die Freiheitsfrohnen. Auf jenen Tagen aber gleich in
jewi' sitzen, konstruktiv fließen die unverzügliches Gefügung, Sonne für Doctor
Lambert zu werden ...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以“文库”形式荟萃本社历年出版物之精华，是国际知名品牌出版企业的惯例和通行做法。作为新中国建社最早、规模最大、读者知名度最高的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自己六十余年的历程中，已累计出版了古今中外文学读物凡一万三千余种，沉淀下了人类丰富的精神资源，出版我们自己的“文库”不仅生逢其时，更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精品阅读的需求。

有必要对“朝内 166 人文文库”这样的命名予以简要说明：“朝内 166”是我们赖以栖身半个多世纪的所在地，从这里走出了一位位大师，沁透着一股股书香，这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与灵魂地标；“人文文库”似已毋须赘言；而随后还将对文库该辑所集纳之图书某一门类予以描述，我们的描述将是客观的、平实的，诸如“经典”、“大全”、“宝典”一类的炫丽均不是我们的选择。

出版说明

以“文库”形式荟萃本社历年出版物之精华，是国际知名品牌出版企业的惯例和通行做法。作为新中国建社最早、规模最大、读者知名度最高的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自己六十余年的历程中，已累计出版了古今中外文学读物凡一万三千余种，沉淀下了人类丰富的精神资源，出版我们自己的“文库”不仅生逢其时，更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精品阅读的需求。

有必要对“朝内 166 人文文库”这样的命名予以简要说明：“朝内 166”是我们赖以栖身半个多世纪的所在地，从这里走出了一位位大师，沁透着一股股书香，这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与灵魂地标；“人文文库”似已毋须赘言；而随后还将对文库该辑所集纳之图书某一门类予以描述，我们的描述将是客观的、平实的，诸如“经典”、“大全”、“宝典”一类的炫丽均不是我们的选择。

前　　言

把《死于威尼斯》和《受骗的女人》单独结集出版，我们的读者也许有些意外。这两篇小说有什么关系？它们是托马斯·曼的中篇双子座？我们相信，通过平行或者对照阅读之后，高明的读者自然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对读者说几句。

表面看来，这是两个很不相同的中篇。发表于 1913 年的《死于威尼斯》，早就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它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众多读者和前仆后继的研究者，而且被意大利导演卢奇诺·维斯孔蒂搬上银幕，被英国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改编成为歌剧。它由此成为一部跨媒介的文学名著。即便在我国，对德语文学略知一二的读书人，也多半听说乃至读过这篇小说。发表于 1953 年的《受骗的女人》，则是一篇一经问世便引起争论的小说。它至今未能跻身正典。在我国，诞生将近二十年的译作

仿佛依然摆放在被读者遗忘的角落。即便是学德语文学的也没有几个知道其存在。这种局面应该得到扭转，因为这是两部同根而生并且相映成趣的作品。它们都来自托马斯·曼最深刻、最隐秘、最复杂的人生体验即同性恋体验，它们在思想上彼此呼应，在艺术上各有千秋。对此，我们简要说明如下几点：

首先，《死于威尼斯》和《受骗的女人》都是标准的德式中篇小说即 Novelle。我们把 Novelle 译为德式中篇，当然是为了强调其德国特色。德国人对小说进行分类的时候，既看篇幅，也看内容。他们的中篇小说概念或多或少受制于歌德的金玉良言：中篇小说必须讲述一个“闻所未闻的事件 (eine sich ereignete unerhörte Begebenheit)”，就是说，德式中篇所讲述的故事必须做到新奇、新鲜，其故事的戏剧性也不可避免——难怪施笃姆把德式中篇称为“戏剧的姊妹”(Schwester des Drama)。我们相信，阅读德式中篇小说将有助于许多中文读者打破有关德国小说“不好看”的偏见。至于这两篇小说是否经得起歌德或者施笃姆的定义的检验，读者自有高见。

其次，这两篇小说的故事发生地点——威尼斯和杜塞尔多夫——都是一度让托马斯·曼魂牵梦绕的情感驿站，这两篇小说也成为其他珍贵情感的文学纪念碑。

《死于威尼斯》源于托马斯·曼和家人1911年夏天在威尼斯的度假经历。他在那里迷上一个波兰美少年。他夫人回忆说，他非常喜欢这个男孩，“常常观察男孩如何跟小伙伴们在海边玩耍，但是他没有撵到威尼斯城里对其进行跟踪。”这番话也为《死于威尼斯》中的“诗”与“真”划出了大致界限。至于杜塞尔多夫，这里生活着一个名叫克劳斯·霍伊泽的美少年。他是托马斯·曼1927年夏天在位于北海的叙尔特岛度假时认识的。与无声无息、无果而终的威尼斯“艳遇”所不同的是，托马斯·曼先是在叙尔特岛结识了美少年及其家人，后来又跟美少年单独见过面，最后他把美少年称作他“最幸福的激情”。因此，《受骗的女人》也可以命名为《死于杜塞尔多夫》。

第三，这两篇小说均属带有曼氏艺术特色的禁果文学。所谓禁果，就是被禁止的爱，就是同性恋。托马斯·曼把禁果带入了叙事空间，他在这里一面回味和释放其同性恋情感，一面又对之进行反思和批判。换言之，他在画饼充饥的同时，又象征性地对自己的违禁情感做了死刑宣判。但无论画饼充饥还是死刑宣判，他都必须小心呵护自己的头号机密，必须模糊或者切断自身关联。在《死于威尼斯》里面，他走到了危险的边缘，因为这里直

接描写了同性恋。为此,他巧妙地借助柏拉图式的哲学语言,把阿申巴赫的娈童情结演绎为“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的貌似艺术家困境。他并非头一回释放混淆视听的思想烟幕弹。当他在《托尼奥·克吕格尔》(1903)里面描写同名主人公如何对金发碧眼、头脑简单的汉斯·汉森单相思的时候,他用艺术生活矛盾论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把主人公的烦恼归咎于“高处不胜寒”。但是随着年龄增大,他越来越喜欢非常保险的“变脸”艺术,喜欢借助中年妇人追求英俊小生的故事将同性恋包装为异性恋,于是,他的作品中就出现了一系列不朽的文学双人像:肖夏与汉斯·卡斯托普(《魔山》),穆特与约瑟(《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英内丝·洛德和吕迪格尔·施威特菲格尔(《浮士德博士》),克鲁尔与乌弗莱夫人及库库克-达·克鲁兹夫人(《骗子克鲁尔自白》),罗莎莉·封·蒂姆勒与肯·基敦(《受骗的女人》)。不懂德语的读者,如果侧耳倾听,也能听出汉斯·汉森(Hans Hansen)与肯·基敦(Ken Keaton)有着相近的韵脚,读者也可以将其解读为曼氏禁果文学中的接头暗号。

托马斯·曼的同性恋情持续了一生。他的爱恋对象来路甚广。这里面有中学同学如阿尔明·马尔滕斯和维利拉姆·廷佩,有画家朋友保罗·埃仑堡,有塔齐奥和克

劳斯·霍伊泽这类“海滨艳遇”，有饭店服务生如弗兰茨·韦斯特迈尔，还有一些出现在公共场所的诸多宽肩窄臀的修长型英俊小生。另一方面，托马斯·曼是有妇之夫和六个孩子的父亲，是知名作家也是体面人士。更为关键的是，他生活在同性恋尚未获得解放的时代：同性恋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就定为刑事犯罪，德意志第三帝国把同性恋跟吉卜赛人、共产党人、犹太人一道送进了集中营，联邦德国则把禁止同性恋实践的第 175 条维持到 1969 年。因此，托马斯·曼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激情，不得不将激情升华，使之成为源源不断的创作动力。无论内心如何波涛汹涌，他必须保持风平浪静的外表。

托马斯·曼是地下同性恋，精神同性恋，初级同性恋。他的恋情相应地“浅尝辄止”——克劳斯·霍伊泽之吻构成了他的巅峰体验（托马斯·曼日记中自述）。通过这种“未实现的爱”，托马斯·曼自然体会到人生的缺憾、人生的悲哀。他有过哀叹，也有控诉。我们可以对他略表理解和同情。但是，作为文学爱好者，我们却不得不收起自己的恻隐之心。谁都知道，没有压抑就没有文学，个人之不幸偶尔会成为文学之大幸。

黄燎宇

2012 年 4 月 3 日

目 次

死于威尼斯	1
受骗的女人	111

死于威尼斯

[德]托马斯·曼 著

黄燎宇 译

第一章

一九××年春，我们的大陆笼罩着不祥的气氛。一天下午，古斯塔夫·阿申巴赫或者说——他五十大寿的时候被封为贵族——封·阿申巴赫，离开他位于慕尼黑摄政王大街的寓所，外出散步。上午几个钟头的创作繁重而紧张，要求他作慎重、周密和透彻细致的思考，这导致他过度兴奋，午饭之后他也无法阻止装在脑子里的创作机器继续运转。西塞罗把这种现象称为“连续不断的内心活动”^①，还说它是雄辞美文的源泉。阿申巴赫欲睡不能，虽然随着精力的日趨衰退，白天补上一觉很有必要。喝完午茶他就赶紧出门，希望空气和运动能够让他重新振作，给他带来一个硕果累累的夜晚。

时值五月初，经过连续几周的湿冷天气，出现了

^① 原文为拉丁语：*motus animi continuus*。

反常的盛夏高温。英式花园虽然还是新吐嫩绿，但已闷热如八月间，城郊地带尽是车辆和行人。他顺越走越幽静的道路来到奥迈斯特啤酒园。啤酒园周边停着几辆出租马车和豪华私人马车。他驻足欣赏这里浓郁的民俗风情，夕阳西斜时，他从公园外面的草地往回走。走到城北公墓，他觉得累，福林一带又有雷雨迹象，他只好停下来等有轨电车，好从那里径直坐回家。

偶然间，他发现车站和四周空寂无人。无论是在石子路面的翁格勒大街——这条通向施瓦宾的大街铺着两条静幽幽、亮晃晃的电车轨道，还是在福林公路，都不见一个车影儿。石匠铺子的篱笆后头，也是死气沉沉。那里陈列着许多待售的十字架、神位牌、墓碑，无意中又形成了一个坟场。对面是拜占庭式的公墓教堂，悄无声息地沉浸在夕阳余晖之中，建筑物的正面饰有希腊式十字架和浅色的宗教图案，还对称地镂刻着镀金字体，都是精选的宗教语录，以彼岸生活为主题，诸如“汝曹步入天府”或是“愿永恒之光普照亡灵”一类。阿申巴赫一边等车，一边解读这些词句，体会这金光闪闪的神秘意境，好几分钟都沉湎于这项严肃的消遣之中。这时他突然回过神来，发现在那两只典出《启示录》、守护阶梯的动物背